

新 聞



(中 國 新 聞)

發行人兼主編 唐賢龍

第三卷第六期要目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

稿費千字八
十到一百元

評孫科內閣

(本刊社評)

國共應即重開「和談」！

(專欄評論)

和謠，和謠！和謠？

(綜合報導)

孫科組閣的波波折折

(新聞分析)

蔣總統訪美之謎

(側面消息)

南京外圍的戰畧形勢

(戰局觀察)

透視江淮會戰

(軍事分析)

傅作義的動向與華北安危

(天津通訊)

邵力子的徬徨

(人物特寫)

束雲章下台，顧毓琮登場

(機關春秋)

胡適之啊，「胡適」？

(時人動態)

從沈怡到滕傑

(側面新聞)

由南京到廣州

(廣州通訊)

台灣的「按摩女」

(新聞小說)

再版 中國新聞半月刊社發行 元

南京圖書館藏

社評

評孫科組閣

自孫科於十一月廿六日受命組閣以來，一直拖了廿七天，始勉強組成了一個相當靚麗色彩，而又充滿了矛盾性的內閣。真是千迴百轉，險象環生；要不是吳鐵城顧全大局，險些兒流產。惟孫科此種勇氣，的確可嘉。茲在新聞組成伊始，我們特發表評論如下：

(一) 當孫科受命組閣後，一面趕赴滬養病，不正式接事，一面却遷了萬里新居為參事，先赴行政院辦公，儼然以新人的身份自居，致使翁內閣諸公目瞪口呆。同時，他於受命組閣之後，竟拖延廿八天，始終不辭去立法院長，顯存觀望。迨至閣閣困難以後，旋又於十二月十六日自動撤回區鼎新，使政院形成真空。十九日晚當其向總統請辭閣閣時，却堅持以吳鐵城閣否出任副座為交換條件。凡此一切，都是一種政治上的失態。一個行政院長，不以政策能否實行為進退，而竟以一個吳鐵城閣否出任副院長為組閣與否的準則，實在是一個天大的笑話，真是史無前例，就是過去的張翁兩內閣，也還沒有鬧過這種笑話。

(二) 孫科於奉命伊始，即以組織「巨頭內閣」一標榜，期能以此振奮民氣，挽救頹風。吾人若只就事論事，則所謂「巨頭」也者，無不是二十年來政治舞台上之紅角，彼輩若果有救國救民的大志雄才，應不待孫氏之呼召，彼輩若果有救國救民的大志雄才，應不待孫氏之動機，飛躍目前之既成事實，不外：(一) 納所有巨頭於「閣下」，使自己真正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領袖；這是虛榮心驅使他如此努力。(二) 使諸巨頭中可能繼任立法院長者如陳立夫，吳鐵城等均離開立法院，既可減少今後立法院對政院的牽制，又可使原為自己在作祟。不料孫巨頭初期拒絕入閣，則表示至多只願任政院，不願主管任何部會，這既可表示孫巨頭多有見危思退的態度，又可表示孫巨頭只願應邀掛名，而不願負責實際上的責任；與孫氏之必欲拖出吳鐵城來當一彈藥

之不負責任心理，如出一轍。今孫科謝然以張羣、陳立夫、張治中、翁文灝、吳鐵城已入閣而自喜，但此諸巨頭係以上述心情應邀，這對孫內閣究竟有何裨益？實在值得懷疑。

第三，孫科受命之後，又曾以組織「舉黨一致」之內閣自許，孫氏曾發表談話謂：「為了增強政府力量，減少國民黨內部各派系摩擦，閣閣各派系領袖最為重要。至於國民黨內部的其他小黨，因為沒有左右政治的力量，國民黨也就不應推卸責任。」此志自屬可嘉。可惜事實擺在眼前，除在「舉黨一致」之原則下，「國民黨」以外的其他小黨，如民青兩黨，竟遭到自參加政府以來前所未有的冷淡外，至國民黨內各派系領袖亦並未完全團結。如吾人否認現實，則桂系應視為國民黨中「具有左右政治力量」的一系，但在此次新聞名單中，除了C派和太子派增加幾位部長政委，與政學來換了幾位部長政委外，竟無桂系一人參加。有人說，這是孫科欲借此機會，報復民青兩黨在副總統競選時未曾予以效力所致，同樣自亦為對桂系冷淡。然則與孫科所號召的「舉黨一致」，的確背道而馳。

第四，自宋子文以來，歷張羣、翁文灝兩內閣的垮台，無不由於經濟軍事方面兩無辦法。當孫科受命之始，中樞曾有人建議：若果不能籌足二十億元以充一軍費，誰組閣均無辦法。因此，一面有蔣夫人之訪美，一面孫氏以新聞界之身份，發表談話，認為欲儘早獲得美國軍大之軍事援助，必須準備接受愛克阿瑟那種「傑出軍人」擔任中國最高軍事顧問，並贊同開放長江及其他內河航行權，且更不惜屈尊地說，他受過多年的美國教育，那是很自願的事。可惜孫科這許多方面反映美國的觀點，都是說他領導的政府，在許多地方都反映美國的觀點，並未絲毫博得美方良好的反應。而蔣夫人一月來的活動，更較不閉由杜魯門馬歇爾連綿的美國國庫的大門，現在，早已獲得美援的計劃，顯已落空，經濟財政前途

中國新聞 半月刊

第三卷 第六期

發行人：唐賢龍

兼主編人：張騰

總編輯：張騰

出版者：中國新聞半月刊社

社址：南京碑亭巷卅八號

電話：二二三九九三

總發行所：上海山東路一七一

電話：七弄四號一六六室

電話：九二二三三〇

訂閱：九折 現批：七折

(接上面)，就全看孫科自己及他的政友們的能否自動解脫了，故孫科對於擬授無罪後的財政籌措至今尚無任何表示，原不足怪。所可怪的是，該稿完成戰時內閣體制加強機關力量之孫科，竟於招待外國記者時，却表示願意與中共談判「光榮和平」，(合衆社南京二十一日電)難道是孫科於美援無望，又不肯自己辭讓後，準備走上乘機奪官的另一途徑嗎？孫氏一生前後言論多矛盾，故處今日而論論孫科之施政方針，未免過早，因孫閣迄今，除無施政方針外，惟吾人認為孫氏若既不能從加強機關力量着手，求得勝利的和平，又不能明示強氣放棄抗戰，準備接受妥協的和平，而仍欲乘其一貫的驕橫的作風，在假戰非戰，欲和而中，重現行見孫科將迅即沉沒在軍閥與軍事的雙重危機的漩渦中。現孫閣名單業已發表，陣容空虛，閱員艱難，關係隨時拚湊而成，以這種的一個內閣，我們希望他能有何驚人的成就，實在是一種奢望。(十二月廿一日)

透視江淮會戰

本刊專事記者

(軍事分析) 江淮之間的大會戰，現已逐漸南移。自十二月三日由徐州撤退而演變的宿蚌會戰，目前似已告一段落，故今後的戰事重心，將以蚌埠為中心，以淮南兩河兩岸為核心的爭奪戰，這也就是江淮會戰中的三部曲曲，而以淮南之決戰，來結束這一場全武行的悲劇。

目前這一幕全武行的悲劇，已演到第二幕伏龍崗的時候，第三幕即將開場，在兩幕之間，演員們或能得到短期的休息，而觀眾亦有一點喘息的機會，或許連續着演完的精力，和導演者的設計來決定。惟這就要看演員的精力，和導演者的設計來決定。惟這就要看演員的精力，和導演者的設計來決定。

江淮之戰的第一階段，是從十一月六日到二十五日。戰事的重心集中在徐州以東的碾莊與八集集地區，共軍以陳毅的全部實力及陳毅、劉伯誠的一部份兵力，圍困國軍黃伯龍主力，這一戰戰打了一個半月，共軍以壓倒的優勢將肉強吞的吃去了黃伯龍所部的四個軍，連黃本人亦戰死，於是這幕結束了悲劇的第一幕。

惟自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後，戰地即由徐州的兩翼轉移到膠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地帶。在這個時候，吃掉黃伯龍兵團的陳毅主力，便改由膠海路東段南下，直臨五河鹽運，保障共軍洪澤湖根據地的安全，更切斷皖北與蘇北的聯繫。因此，津浦路以東的湖沼地帶，就全部為共軍控制。進一步，陳毅更作拋物線的南下，佔據了蚌埠正北面的固鎮，目的在迎擊國軍李延年，劉汝明兩兵團，而阻止國軍渡過淮河。同時，共軍並分兵向津浦路西發展，以阻擊國軍黃維兵團與杜聿明兵團的會師。這是第二階段中，陳毅主力的動向與企圖。

國軍為應付第二階段的戰事，亦採取積極性的防禦戰略，十一月二十八日，即將徐州總司令部由徐州空運至蚌埠，而使無法空運的邱清泉，李彌，孫元良三個兵團，交由副總司令杜聿明統率南下，進攻國軍主力，自十一月三十日夜撤出蚌埠後，便沿津浦路西段分兵三路南下，希望能順利撤至蚌埠。進軍二日後即到達永城以東，宿縣以西六十萬里之地區。共軍駐紮永城，是陳毅主力。宿縣的，是劉伯誠主力。早在這遼闊的黃沙地帶，馬上下便左右前後的一擁而上，將杜聿明率領的三個兵團分別予以重重包圍，截至十二月廿日止，現已將附近三週。這支被圍的國軍，在四面楚歌中，能支持二十餘日，的確已盡了最大的努力，而給裝彈藥全覆南京基地空運投給，其困難可想而知。據聯合社記者十二月十日的報導：「由徐州南下的三個兵團，現已合併為兩個兵團，據守大約二十五哩之陣地，以待北來國軍會師。」

從這新聞看來，杜聿明所率的三個兵團，其中已缺少了一個，但據孫元良已下落不明，是否正確，尙待雙方證實。按照目前戰事的發展看來，杜聿明所率的進展，實在太遲了。而北上迎接的第一支國軍，是黃維兵團，該部為西北王胡宗南的精銳，由西安空運到蚌埠後，就接到北上打共匪黨的命令。黃維兵團，多年裝備精良，目的就在打共匪黨，現在當然正是効命之日。焉知剛上陣地，就首先有兩個師叛變，這是出師不利。及至攻到雙堆集一帶，就被共軍陳毅，劉伯誠所轄七個旅隊的主力層層圍攻，弄得英雄無用武之地，彈將盡而援不至，一困便困了二十餘天，直到十二月十七日，才由李延年兵團解了一部份圍，剩下的一部份隊伍，已經是筋疲力盡了。黃維兵團因此遭到很大的損失，但共軍也付出了相等的代價，故黃維雖已盡到吸引共軍一部分主力而減輕杜聿明南下兵團威脅的任務。惟黃維兵團所部的胡錕將軍現已負傷，近在滬上養病。一部主力與李延年會師後，另一部主力與黃維的下落，現在尙未獲得聯絡。惟黃維兵團解圍後，國軍不僅沒有接收黃維過去的防地，且又前南撤。另黃維一部份主力則向西北轉進，擬與杜聿明兵團會師。故欲解杜聿明之圍的北上國軍，什麼時候才能與杜聿明會師，為時不僅很遙遠，且其可能性好像也，一天的微小。故被圍在水城，宿縣之圍的杜聿明，處境將日漸困難，兵源部補固已斷絕，即軍藥糧食的補充也悉由空投，是否能供應無缺，大成問題。頃據二十四日杜聿明在拍給留守南京弟的電報中稱：「每日空投彈藥的數量，尚不及真正的需要與實際消耗量的十分之一，其中尤其是汽油一項，最感棘手，杜氏並囑弟每日應速籌困難的情況加緊想見。是以，杜聿明目前的處境，已至極危殆的境地可知。現在在聯勤總部每日均發出大量的麵粉，交給各糧餅大店店造飯大餅，並訂購大量優質麵粉，以便空中投餉。然而限於運輸量的限制與氣候的關係，供應量甚難滿足被困兵團大量的要求。因此，一般人士估計：決定杜聿明兵團存亡的關鍵，就要看空投補給的情況如何而定。然而，若北上兵團仍無進展，則僅靠空投，仍無補實戰的。」

那末北上的兵團怎樣呢？駐屯在蚌埠的國軍主力為李延年與劉汝明，劉部從臨淮關沿津浦路東前進，被阻於固鎮以南之主店。西路的李延年部，則從蚌埠向西北反擊，經過多集的激戰，並得力於蔣球國陸軍的協助開路，才衝破共軍陳毅部的防禦，於十二月十六日在方店子附近與圍南下的黃維一部份會師。其進展的速度，每日平均不足十哩，若繼續前進，後方補給延年，第二線兵團空虛，可能會重蹈黃維兵團的覆轍；故李延年兵團可能暫駐北上。據徐州電訊十二月十八日發來戰訊：李部現已停止北上。並已撤回原防地，重新佈置。

這時候，杜聿明急需的，是降降李延年部隊的增援，但是，中國的降降李延年部隊，除了在南京長演過兩次外，後來就改編為快速縱隊，由馬師功率領，在黃泛區追剿中，已經面目全非，今日再談起，而「傘兵」兩字，恐怕已成過去的名詞了。另一部希望，就是由豫南北上增援的勁旅張淦兵團，這一支部隊主力，在十二月十日左右，就到達了渦河上游的阜陽，蒙城地區，假定能順利的渡過渦河，而不遭遇到太大的阻力，則張淦兵團可能迅速的進入杜聿明的防地。

據外間紛紛的報導，有向蚌埠迂迴的企圖，假定這一個消息來源確實，那末，江淮戰局的第二階段，可以說已近尾聲，而第三階段，在不久將即出矣。據說國軍已對第一階段的戰事，有了新佈置，並且已將蚌埠的副總一部份，再南撤至壽縣，並且以川軍楊幹才部，另又急調雲南的個大軍空運前線增防。現由津浦路北上的國軍，正源源開抵前線。

同時，以蘇北為中心的戰事，共軍係由陳毅為主，以粟裕為副，粟裕部在十二月初，即先後渡淮險，下安，迂迴興化，東台等處，直接如擊，泰縣之間的戰事；在要與會連過國軍堅強的抵抗並作拉鋸戰，目前仍擊退在兩旁之間，並有一部分部隊選擇口岸，現已撤國軍，天長，儀徵三角地帶。因此南京下游的江防，國軍已加緊防務，從蘇北北部的動向看來，不是主攻，而是配合主戰場作戰，以擾亂共軍，牽制國軍主力為主要的任務。這雨兩蚌埠以北戰況沉寂，雙方似均在裝補休養，惟江淮大戰正在積極籌備，這一仗打下來，便可以決定南京的安危了。(十二月二十一日)

特寫
人物

邵力子的徬徨

本刊記者

戰亂頻仍，和平無望？孫科的「巨頭內閣」，曾一度邀請邵力子參加。但這位和平老人却向孫說：「如果雙方不停戰，我決無意入閣；假如大前提決定，一切均可考慮。」

中國近代名詞彙編上將有「兩和」：一是「和平將軍」張治中，一是「和平老人」邵力子。每逢到了一個「差不多」的時候，和議便起；一將軍，一老人，一文一武，都要串演着極重要的角色，直到曲盡幕終的時候止。

但邵力子和張治中之間仍有很顯著的相異處。雖然「和平之歌」曲調相同，調門也同，但歌者的遭遇却不盡相同。張治中為人至順極變，深得最高當局寵信，雖然有時喊兩聲「和平」，但在總統面前偏能壓聲入耳。



邵力子

「和平」和「兩和」，前者是要總統讓出若干權力，使行政院有足夠的便利，去加強「戡亂」；後者則是將國民黨內各有力派系，不問左右，不問黨政，一齊拉進閣內扮演幾個重要的角色。這個打算，對孫科講是對的，因為作這樣的開票，不啻總統，但對其他人講是否合適就難說了，爲什麼？一句話：「士各有志」也，而邵老就是一例。

邵力子純粹是中國土生土長的。除在冰雪的俄國住過相當時期外，可說沒獲得和西方科學文明接觸的機會。因此，他對工業革命的進路，資本主義無嫌，而醉心社會改革。他一生的進路，差不多也是一直線的，他現在是知此，也許還會包括將來。

他是浙江紹興人，今年已六十六歲，本名「開泰」，又名「鳳壽」，字仲樞，民國日報總主筆，加入同盟會，從事革命工作。曾經在實業日報總主筆，陝西省教授，黃埔軍校秘書，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陝西省政府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最高國防委員會，國民參政會秘書長，政治協商會議中之政府代表。在他的一生中，真是「歷盡滄桑」，「飽經憂患」。他中過軍人，作過知縣，辦過報紙，教過書。在文人中，他的外型是屬於「老派」的，但他那思想却永遠站在前面，甚至過激於「老派」的。他奉派到俄國，讀莫斯科大學，在俄國的九年，他開始看到一個理想，怎樣被實際着，怎樣被利用着，又怎樣在逐漸逐漸的變化着。於是在他回國後倒反自然地走上「溫和」的一派。

從民國十五年起到十六年，他或委員，或主席，或部長，總有很多機會，使他與其他許多人一樣本可走上奢侈歸化的道路。但邵老沒有女愛，一則因他自己的堅定，分別歸功於他的夫人傅學文女士。有人說邵夫人傅學文大學相識的，民國廿年在上海結婚。有人說邵夫人傅學文是共黨黨員，但至少，她是相當堅決的一個。抗戰後邵力子出任駐蘇大使，傅學文也隨到任所，並且和蘇聯首要夫人處得很好。據說傅學文對邵老的影響相當大，當邵老出任蘇聯時，國內外均寄予熱烈的期望，希望他能從他身上，而將中蘇的邦交重新建立起來。惟邵老受蘇聯當權者的重視。據聞：在邵老「使蘇」期間，克連史太林一面之雅也沒有。因莫斯科當局在當時對於邵力子的冷淡，後來一般國民黨內的實力分子，均對於邵力子過分敬重和無能！其實這何嘗是邵力子的過錯？因爲在中國當權者未能徹底改善一貫的基本外交政策以前，任何有才智的人出任蘇聯，都是一種「犧牲」！

邵老自蘇聯歸國後，心情沉重，一度非常消沉。但當時蔣委員長親臨慰問他開下來，便迅速給他一個國民黨政宣總長即折衝其間。當時的參政會包括各黨各派，社會黨，他在國共和談及政治協商兩個團體中並擔任主角的命運。尤其是近兩年來，社會給他一個「和平老人」的桂冠，使他的色彩更顯領袖的地位。雖然在目前的國民黨內表面上能屬於左派的還是邵老多。但由於各種環境的潮流，也許將來會慢慢的的多起來。

孫科要組織「舉黨一致」的內閣，從上海幾次打電話來南京，邀請邵力子赴滬商談，於是邵夫人傅學文變去滬。邵老前幾次赴滬，一方面是爲了送其夫人傅學文入醫院治病；一方面也爲了看看在「舉黨一致」的招牌下，究竟能實現些什麼實事，惟他自己仍復拘拘於所謂此說。但事實上，自從邵力子和孫科接觸後，才知孫科所組織的仍是一「作戲內閣」，話不投機半句多，他立辭便拒絕了孫科的好意，並表示：「如不可考慮，我決無入閣之可能；假若能存職，則一切均可考慮」。孫科聞言後不禁鬱鬱，這一幕悲劇也就從此悄悄地拉下了序幕。當邵力子自上海回到南京後，有不少人去看了他，邵老神情異常消沉，因爲他被孫科電話所畫的幻夢已粉碎了。他低沉默地，望着每個訪問他的人，除「停職」外，再不想多說一個字。有人問他是不是想主動的促成一個「和平運動」？但他却搖搖頭說：「別人認爲作職對，就由他平作；我何必助動人家跟我走呢？」

李濟老則和平到香港。張治中唱和平，有人唱倒彩。邵老則是真真的，苦悶的，過着尋常人的生活。真誠，國民黨的左派，你何時才能抬得起頭來？總之，在目前國民黨內，他的確是一團漆黑中的幾線曙光。唯有在黑暗將盡時，才是這一位「和平老人」出頭大顯身手的日子。（十二月廿一日於南京）

(本刊廣州通訊)

由南京到廣州

本刊港粵特派員 尤明

徐州會戰初起到機被共軍砲擊，這時間內，首都曾經一度瀕臨崩潰中央日報，中央社等，幾備將殘的號外，終於壓了下來，但到了十一月底，共軍越演越退，反而越接近京畿，宿縣固屬相繼失守。於是，一連串的謠言，便在南京城內每一個市民的耳朵裏，飛來飛去。戰火愈來愈近了，每個人的內心，都本能地喊出了：「走啊！走啊！」兩個字，故南京城第二個疏救的浪潮便又激盪起來，而且比第一個更為兇狂。大家見面的第一句話便是：「喂，幾時走？票買好了沒有？」記者就是捲在這第二個浪潮中，流出京都的一人。雖然，我這次到廣州的真正目的，並不是逃難，而是為了社內要發展事業，才決定跟我到華南來作開辦先鋒，故我絲毫沒有逃難逃亡的情緒，惟活生生的擺在眼前的一幅景象，與八年前逃日木鬼，跑昆明重慶的逃亡，在形式上雖然是同樣，但實質已完全不同了。

一票難忘

要走的，人真是太多了，公務員眷屬，被裁遣的人員，沒有留京必要的外省人，起碼的估計，當在四十萬人以上。這全城三分

之一的人口，大家都爭先恐後的向僅有的京滬鐵道，京杭鐵道，京漢線的難買，自在意中。這時，除了極少數的人，可以隨時特權優先訂票外，一切面子人情都失掉了效力，所有車站站長，營業所經理等人，都躲藏起來了，甚至通電話都不敢接，為的怕熟人拜託買票，這條曲線路才變得愈加曲折難辦了。

普通人絕無法摸著門路，只好走直線，硬是排隊買票。可是，天啊！當你每天自以為很早趕到買票的地方時，那「一字長蛇陣」，却已經蜿蜒曲折的拖了百把丈長了。

這情形怎能買得到票呢？誰都不免失望吧。可是無巧不成事，當記者絕望地在那長蛇陣旁走來往徘徊，企圖許請一位可靠的人，代買一張票的時候，突然發現一位有一張三張票的人，已等不及坐飛機走了。故可請給我，這意外之收穫便令我感到驚異。這是一張到上海的第二等對號票，是早一個星期前登記的，還無異為我節省了至少一個星期的時間。這票雖然是一個意外，可是機會不會沒有，買不到票的朋友，不妨一試。故十一月三日清晨

，我終於擠上了人如潮湧的京杭直達車。

登車捷徑

在未到杭州之前，一心都在為一張票發愁，既到杭州之後，才知道，無票也不妨。（但這原則只適用於京滬杭線。）記者坐的是八時十分離京的錢塘號。從上車到杭州下車，都未查過一次票，所以記者的票雖然只買到上海，人却到了杭州，而且手中數好了滬杭段補票的錢，也一直接留在手中。據記者所知，從南京到杭州，根本就沒有花一個錢買票的人也大有人在。這整整一天路的行程，只有唯一的兩個關卡：就是南京站的進口，杭州站的出口。在南京進站時，只要先找着紅帽子，背着行李領頭，你進隨後，順着人潮，一湧就進去了。記者西裝小口袋中是有票的，但正在取票當中，便已被推過了關卡，因此，只要你作取票狀，這第一關便混過了。至於杭州出口站的第二關，更容易了。收票員伸手問着你時，你只要回頭用嘴向後一響說：「在後面」。話筒未了，你早已順「流」而出。這裏，記者並非說讀者諸君是措油取巧，而係記載事實。可是這關辦法，到了浙皖閩粵漢兩路

時，就行不通了。能買票時，還是先買一張票穩當些。

京滬車上

京滬線不但不查票，而且也沒有茶水，更談不上開飯了。上了車便成了「無政府狀態」，早已變成了一個混然的整體，塞滿了一節節的車廂，要管也沒法管。而且每一節的車頭上都擠滿了人，有的用繩子捆在車頭的掛鈎上。在車內，你偶然伸腳，也許就踢着了對面小姐的玉腿，如果打一個呵欠呢？準的是一個倒冤鬼的鼻頭給你兜上種洋洋的一拳！在這十五小時的行程時，暫時停止工作，不要吃東西，不要喝水，不要大小便，不要打呵欠，不要打噴嚏……否則，牽一髮便動全局，你一個小小的動作，就會引起整節車廂的吵鬧與騷動。假如，你不甘寂寞，硬想活動。兩衣之上海滑溜油漬，以使減少摩擦，幫助滑動。還有，當心你的錢袋同鈔票，記者的兩個朋友，到滬上海站時，為了一個朋友人運送一包箱子，西裝袋裏的七百元金圓券，便宣告失蹤。

紅旗之戰

車到蕪江，有一批軍人眷屬，買了二等對號車票上車，可是所有車門，都已被紅旗堵塞了，只好隨窗。但每個窗戶裏面的人，都像戰士固守陣地般的，不肯開窗。那位中校冒火了，揚手一擲，嘩啦一聲，玻璃粉碎，他即破窗而入，佔領窗口陣地後

車上產麟兒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人們還在紛紛評議紅旗之戰時，忽然一聲怪厲的叫喚聲，又引起了陣陣騷動，原來一位肚皮高高挺的孕婦，給人潮潮激得馬上就要生產了。她痛得昏倒在旁人的身上，她褲管內已滲透出一滴一滴的血水，好容易車停了下來，丹陽站上的脚夫，才抬出了一副帆布担架，把她抬進站裏去了。她懷有的那一個同伴，要隨軍看守行李，大家望着她孤零零地一個人給昏昏地抬走了，都不期然而然地共同嘆了一聲：「可憐！臨上帝賜福這苦難中的母子！」據說，在

車外的一位中尉，便源源地把箱子，綢緞，女人，小孩子，等一一地搬了進來。當最後一個小孩子的兩條腿，還在窗外踢動時，站長一手揚着鞭子，一面口吹着：「哪……哪……哪！」的哨子，當他發現還有人吊在窗口時，乃改揚紅旗，急吹「嗚……嗚……嗚……」的哨子，目的在制止火車開行。可是下面的中尉，以為他叫車子開快，不樂於在大怒，一個箭步，就跳到站長背上，把紅旗搖下來，並一把拍掉站長口中的哨子，站長為了要令車子停開，必須打起紅旗，兩人便滾在一起，目的都在搶那面旗子，而大家都把標在窗口上的小孩忘了，都熱烈地注視這一幕紅旗爭奪戰，幸而司機聽到爭吵，終於自動把車子刹住了，否則，那小孩將不免成為第一名「疏救」的魂呢！

本刊首創★新聞小說

名厚的按摩女

短篇連載(十五)

本刊特派台灣旅行記者秋田寄

「既然如此，那也許是鐵路飯店中的那個下女聽錯了，要不然，便是一個華小姐，打聽住在我隔壁房間中的那個吳先生。」

「怎麼，住在隔壁的那位先生也跟你一樣的姓吳？」她看到我已見吳興說，於是，便連忙想法子故意將話題岔開。

「是的，那位先生也姓吳，是一個常常往來於台滬之間的海關人。每天早上，外面都有很多電話打給他，跟他談生意。」

「吳先生，這一通話會真不小，假如我們要早幾分鐘走了的話，那一定又要苦你久等了！」她將頭歪過去，故意的不看着我，好像帶有一種不勝抱歉的腔調說道。

「正是呀，總算我幸逢了。說到這裏，我故意的極了一振頭皮以後，便又接着將話題跳開去：『那麼，你們現在預備到那兒去呢？』我睜着很大的眼睛望着花野杏子，等着她回答。」

「我們嗎？我們想進城去玩。聽說在『國際』放映的『霧重復』這部電影很不错，如果有時間的話，我們也想去看看。吳先生，你今天有沒有空？假如你沒有什麼事的話，你願不願意跟我們一道去玩？」她說着，便將頭很自然的又歪過來，我看着她露出一嘴雪白的牙齒，知

此巧妙而又調皮的反問我。
「我今天沒有什麼事。假如你們歡迎我，我一定願意奉陪，而且還願意請你們的客。」我聽了她這道去看電影並遊玩，心內當然非常高興，那有不願意的道理？就是有天大的事，我也願意暫時的擱下來，陪她一道去玩。故當我說到「要請你們的客」時，我特別將嗓子提高了一點，加重語氣。

「噢，小林，吳先生，來！我幾乎忘記給你們介紹了！」她一邊說，一邊便拉着那位裝束入時，態度甚為高貴的台滬小姐走到我底面前，來給我們分別介紹：
「這位是南京『中國新聞』的特派記者吳秋田先生，是一位研究『台灣小姐』的專家，常常在『中國新聞』上撰寫台灣小姐與台灣女人的通訊，文字細膩，描繪入微；……」她說到這裏，用右手輕輕的擺了一擺。接着，她又用左手手挽了一條說：「而這位呢，則是台北新生報的探訪林曼莉小姐，是台灣大學的高材生，對於中國男人的研究非常有心得，常常在台灣各大報紙上，撰寫有關中國男人的各種專欄報導。想不到你們還是同行呢！嘻嘻……」

想不到，她竟以如此幽默的口吻，將我與那位姓林的小姐互相介紹認識了。於是，我向她很有禮貌的點了點頭，她也很禮貌的向我點了一點頭。惟這位林曼莉小姐與花野杏子的個性截然不同。後者是活脫天真，聰敏調皮；前者則是雍容高貴，舉止矜持，自從我與花野杏子巧遇以後，我們站在大路雖然談了半天，但她却一直佇立在在遠不近的地方，默默無言。而在我們相互認識以後，她才向花野杏子帶笑的斥責我：
「小花，你這樣挖苦我，等一會我一定要跟你算賬！」
「你還跟我算賬？好，等着瞧吧！」
「可不是，我哪裏還不是開林小姐一線的跟她挖苦得好厲害！我看林小姐已開始的向我反擊了，於是，我這一句話便情不自禁的如此說口而出。」
「啊，你們究竟是同行，一見面便這紛紛向我採取『聯合線』時，我才不怕你們啦！」花野杏子依然不肯放鬆我們，便通忙地向我與林小姐還擊。真是好厲害的一張嘴巴！
「時候，小花，真你厲害，不要再鬧氣了，好好已經不早啦，我們趕快叫車子進城罷！」林曼莉看了一看手表，便這繼續在催着我們。在口才方面，顯然她遠不及花野杏子，所以，最後她終於認輸了。

「是的，我們應該走了。」說着，於是我便連忙叫了三輛黃包車，請林小姐坐在前面的一輛，花野杏子坐在中間的一輛，而我則坐在最後面的一輛，在灼熱的陽光下，我們這三輛黃包車，便忽前忽後的，急急的向新竹城內跑去。
從「春泉」浴室到新竹城內，足足有五里多路。在路上，我們沒有再說話，因為車子忽前忽後，也沒有辦法使我們談話。所以，我們只是各自隨心所欲的，看看東，又望望西。而我底那一顆躁動的心，也隨着車子，在崎嶇不平的石子路上忽上忽下的起落，有時偶而我底車子穿在林曼莉小姐前面不遠時，花野杏子還不時回過頭來向我做着鬼臉，她雖然並沒有向我說什麼話，但從她那種調皮的神情上，我已猜到她心裏面真正的意向。然而，林曼莉呢，却一直很莊嚴的，與我保持着相當長遠的距離。
三個黃包車夫的腿勁很不錯，不到十分鐘，我們便被拉到新竹公園的門口。新竹公園非常小。裏面的佈置也很簡單，十分鐘便可看完一切。
(未完，待續)

黃金榮先生來函照登
運啓者 貴刊十二月十六日出版三卷五期上海通訊「陳大慶與宣鐵書通訊」一文內涉及金榮一節頗覺不妥今年八十有一老而強矣閉門家居久矣不聞外事且金榮不諳政治無此興趣從未參加任何政治性行動更不涉任何派系原文列舉「金榮」姓名頗覺背實為此致請賜予更正以昭實感甚此致
中國新聞半月刊社 黃金榮啓
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與女部雜誌登記(原刊號)三〇五號 一七 一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頁數與圖書公司 一 二 半年：七十二元，郵費廿元。